

百年的风风雨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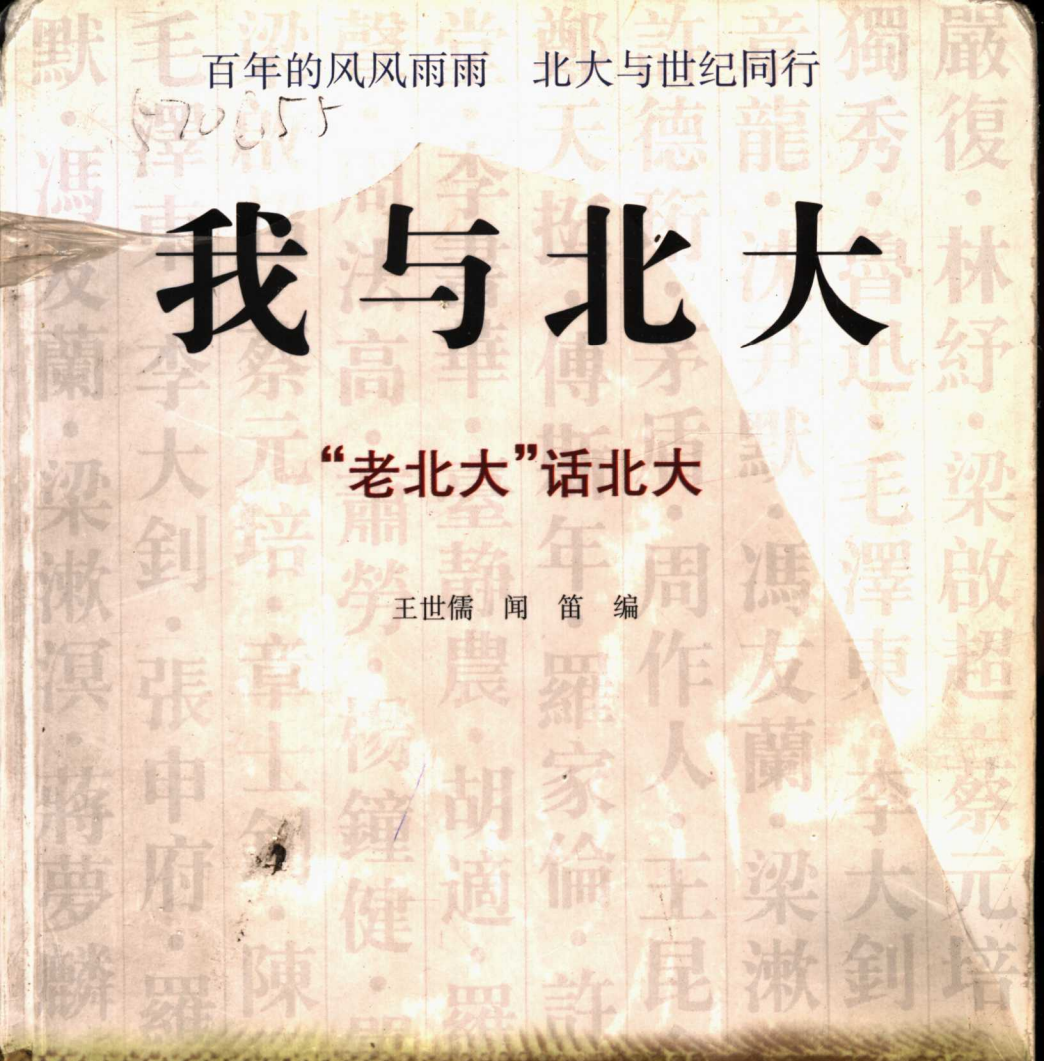
北大与世纪同行

70655

我与北大

“老北大”话北大

王世儒 闻笛 编



北京大學出版社

我与北大

——“老北大”话北大

王世儒 闻笛 编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与北大/王世儒, 闻笛编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8. 4
ISBN 7-301-03708-2

I. 我… I. ①王 ②闻… III. ①北京大学-概况 ②北京大学-校友-回忆录 IV. G649.281

书 名: 我与北大——“老北大”话北大

著作责任者: 王世儒 闻 笛 编

责任编辑: 张 冰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3708-2/K·250

出 版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559712 编辑部 62752032

印 刷 者: 廊坊人民印刷厂

发 行 者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×1168 32开本 17.625印张 456千字

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元

目 录

记同文馆.....	齐如山(1)
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.....	王仪通(3)
京师译学馆同学录叙.....	章 棣(5)
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.....	林 纾(6)
我考进母校的经验.....	俞同奎(8)
记优级师范馆.....	王画初(13)
京师大学堂师友记.....	胡先骕(16)
北京大学最早期的回忆.....	邹树文(28)
八年回想.....	徐崇欽(35)
大学预科同学录序.....	严 复(38)
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.....	梁启超(40)
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.....	蔡元培(47)
我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回忆.....	马叙伦(55)
我和北大.....	沈尹默(68)
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.....	陈独秀(82)
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.....	李大钊(85)
我与李大钊的友谊.....	章士钊(86)
我观北大.....	鲁 迅(89)
在北京大学的回忆.....	毛泽东(91)
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.....	梁漱溟(97)
北大感旧录.....	周作人(105)

我在北京大学的岁月·····	蒋梦麟(140)
七年北大·····	李书华(157)
我在北京大学的几位同事·····	林语堂(186)
北大俄文系的厄运·····	张西曼(190)
北大教书与办《猛进》杂志·····	李宗侗(192)
北京大学阶段·····	吴大猷(197)
北大任教与著述生涯·····	吴俊升(199)
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的三年·····	茅盾(204)
我在北京大学的回忆·····	顾颉刚(215)
回想北大当年·····	张申府(249)
北京大学预科·····	陶希圣(257)
我在北大的四年·····	郑天挺(265)
五年大学生活·····	杨亮功(269)
北大六年琐忆·····	田炯锦(276)
回忆国民杂志社·····	许德珩(289)
《新潮》之回顾与前瞻·····	傅斯年(293)
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·····	罗家伦(301)
我参加五四运动的始末·····	张国焘(322)
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·····	罗章龙(341)
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“五四”前后所起的作用·····	朱务善(350)
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·····	萧芳(355)
蔡元培先生二三事·····	王昆仑(359)
忆常维钧与北大歌谣研究会·····	台静农(362)
北大怀旧记·····	冯友兰(369)
六年北大学生生活的回忆·····	杨钟健(374)
风雨北大·····	陶钝(384)
忆沙滩·····	许钦文(441)

沙滩 马神庙	谢兴尧(444)
红楼一角	菟 公(453)
北大与北大人	朱海涛(461)
由北大到东大	张研田(491)
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	罗常培(495)
北大在长沙	杨振声(504)
在昆明	章廷谦(508)
记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	周法高(513)
北大舌耕回忆录	邓嗣禹(541)
北京大学五十周年	胡 适(550)
编者后记	(553)

记同文馆

齐如山

昨天接到北大校庆特刊出版委员会一函，嘱我写一篇关于北京同文馆的文字。此事说来太长，非数万字不可，可是时间已很短，不容详细来写，现只简单着说他一说。

按北大纪念，为什么要说到同文馆呢？这也有一个原因。在前清奏办京师大学堂时，其规模多半都仿效同文馆，其名目虽为大学，而课程则极简单。洋文不过由字母学起，国文亦有大多数学生带写仿格，至科学则更是从起头学了。所以最初开学之时，其中的洋文教习，自然都是洋人，而助教则多是由同文馆奏调者。家兄竺山，即是一人。彼时系德文助教兼体操助教。光绪庚子，因匪乱停办，后又重开，便分了四个部分。其中的译学馆就可以说是同文馆的后身，因彼时同文馆停办，所有其中的学生，都可投考译学馆也。由此说来，同文馆自是译学馆的前身了，而同文馆之前，又有俄罗斯文馆。此馆创设于前清乾隆二十二年，附设于内阁，不够一个学堂的规模，到同治二年同文馆成立，便归并了同文馆。于是俄罗斯文馆的名词不复存在，所以知道他的人也就很少了。同文馆创立于清同治元年，最初功课很简单，只有英文，光绪二年才有法俄文。后又添德文，原名布文，布者普鲁士也。光绪甲午后，才添日文。至于天文化学、医学、算学等科，可以算是附属的功课。兹将其大概的情形，分写如下：

地点 同文馆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奏设，故附属于该衙

门之内，在东城东堂子胡同中间路北。衙门内西为办公所，东即同文馆。按该衙门后改为外交部。

组织 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之王大臣，最少总有四五位，即以其中之一人兼管馆务。并有提调官二人，专管馆中一切事项。这种提调，即由衙门司官充之。至教务一部分，则用一洋人充总教习，所有一切教务，除关于国文及汉文算学等一部分外，其余都归他稽查。其中分前后馆两部分，前馆学生年岁稍长，不再习汉文，专习洋文，稍有根基，再兼习他种科学，后馆学生年龄较稚，须兼习国文，然年长不愿兼习国文亦可随便。

学生 彼时风气不开，无人愿学洋文。最初都由各八旗官学挑选学生，后颇有自动愿学者。每年春季可随时习汉文，即以此学为同文馆，再俄法等国语言文字，亦应一体学习，容俟觅有妥人教授，再行随时酌办云云。

按此后法文馆、俄文馆，均于同治二年三月初六日开设。

查乾隆二十二年于内阁开设俄罗斯文馆，此时亦移于同文馆内。

以上照录原文，英文教习最初虽为包尔腾后即改聘丁韪良为总教习。

（《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一览》，1948年北京大学出版部印行）

【齐如山】（1875—1962），名宗廉，字如山，河北高阳人。曾入京师同文馆习德文、法文等。1904年后，七次赴欧美等国考察戏剧艺术，后长期主持北京国剧学会。曾在北京大学举行戏剧讲座。

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

王仪通

京师之有大学堂，始于临桂王给谏鹏运一疏。戊戌八月，一切新政皆停罢，岿然独存者仅有此耳。李柳溪太史为余言，是时考试复用八股文，士之肄业学堂者手制艺，啾唔相应，教授者心知其非，始借此以息人言而已。辛丑十一月二十八日，两宫西巡返蹕，中兴之治，首在兴学，十二月初一日，诏长沙尚书为管学大臣。尚书博采古今中外学制，手订章程，以蒙、小、中各学尚无基址，难骤建大学，乃议先设速成科，分仕学、师范两馆。黉宇既启，髦俊毕臻，中外教习皆极一时之选，于壬寅十一月十八日开学，生徒济济称盛。次年三月，为癸卯会试，先期乞假者十之一二，至四月间乡试渐近，乞假去者盖十之八九焉。暑假后人数寥落如晨星，迨九月中，各省次第放榜，获隽者利速化，视讲舍如蓬庐，其失意者则气甚馁，多无志于学，胶胶扰扰者先后殆九十，阅月而一星终矣。竭管学大臣、中外教习、管理诸员之心思才力，一岁之春秋两试堕之于无形，顾谓学堂与科举能两存耶？三代后儒术之切实无弊者，无过程朱明道，以徒务记诵为玩物丧志，以馆阁文字为名实。未正伊川，以增学额为利诱，以能文章、登高科为不幸。朱子则曰：兴学校须歇科举二十年。又曰：谋恢复当罢科举三十年。呜呼！何其与今日之时势相合也。外患日迫，士气嚣然，兴学要旨，端在激发忠爱、开浚知识、研究实业。置此不讲，驱天下于舍本逐末之一途，人人可应科举，即人人可号称士。居之不疑，悍然无忌，而一二蹶驰之材，幸其无科学之艰

苦，无学堂之范围，激渍波辞，猖狂恣肆。近十年来科举流失甚章灼矣，夫慎独、知耻、穷理、尽性，何者可舍己徇人。独至一应考试，则握管行文，甘居揣摩，而不讳名父严师。以此示教，奚怪中无所宰，见异思迁。今之躬冒不韪妄腾口说者，何一非曾应科举者哉！放言高论，积非成是，后生小子靡然从之。若火之始然，泉之始达，不可掬遏。流毒所及，势将中于根柢未固之学堂，而不揣其本者，转有所借口，谓学生不易施教，学堂实多流弊。积疑成恐，积恐成敌，阴抑阳攻，几使学堂永不见信于人，教育万无普及之望。将中国四百兆人民终古无愚明柔强之一日，岂不大可悲哉！意见之偏，何所废止！受其病者，终在国家，斯固贾生所痛哭流涕者也。师范馆黄君润书、张君谔西将游学日本，以所辑同学录一册属志缘起，因书此为别。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十一月十二日。汾阳王仪通序。

（光緒二十九年《京师大学堂同学录》）

【王仪通】（1869—？），山西汾阳人。1902年任京师大学堂文案副提调，后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，清史馆纂修等。

京师译学馆同学录叙

章 棫

二十年以来，士大夫群好言变法，往往朝令夕改，增并裁削如奕棋，非身处其地者莫能悉数其沿革。所谓疾行无善步，时势之所迫者为之也。京师之有译学馆，光绪庚子以后因同文馆旧制而设，为大学堂以内四馆之一，置提调一员主之者也。未几离大学而特立，改提调为监督，自壬寅至辛亥十年矣。今学部又奏请停罢。十年之间，监督六易人，学生先后招致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五级，约七百余人，毕业仅三百余人而已。馆中甲、乙、丙级学生故印有同学录，丁、戊两级缺焉。今邵云农监督恒浚汇刻各级同学录，以余前曾监督馆事，丁、戊两级学生又予所招致，因属为之叙。予蒞陋，丝毫无裨于诸生，而邵监督任事三年，视诸生若亲子弟，循循以致之成业，宜诸生之依依不舍也。同文馆创于同治元年，至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变，而止其第七次题名录。邵监督方毕业为黑龙江翻译官，嗣又派往俄国留学，历历若前日事，而今问斯馆之所在，非身履其地者不能答，他日之译学馆亦若斯焉耳。然同文馆第七次题名学生不过百余人，大半见用于时，学之成效又若是彰著也。今时事滋多，需才孔亟，同学毕业三百有余人，较同文题名为倍半。但使异日之考是录者，与国史名臣循吏儒林文苑传目相表里，视同文题名而增耀，则邵监督所欣慰亦即余所欣慰也已。

（《一山文存》卷九）

【章棫】（1866—？），字一山，浙江绍兴人。1909年曾任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教务提调，译学馆提调。

大学堂师范毕业生纪别图记

林 纾

光绪三十三年正月，京师大学堂师范生五年业毕，将告归。其留者曰新师范生、曰预备科生，则大戚，以为离其群。约日集行者，列广庭，区新旧为曹，尊行者为客，留者为主。三揖，主人读颂词祝客，客亦具答词报主人。礼成。序登广堂，列罍具糒，主客分曹而坐。今尚书右丞岭南李公、浙西张公、北平袁公、湖北钱公、常州汪公，及纾则位于主客间，若侯价然。堂设高座，主人揖古丞登座为词，励勉行者。于是以次酬答。张公独谓必以图纪其事，曰：纾可。纾乐吾党之盛集，虽不工于画，然亦无敢陈谢。图成，并为之记曰：

古者以广居集群士，惟汉宋之太学为最盛。汉成帝谓孔子布衣，养徒三千人，于是增弟子员亦三千人。宋元丰二年，令太学士立八十斋，斋容三十人，外舍生二千人，内舍三百人，上舍百人，综二千四百人。赐缗钱及郡县田租屋课，命曰学费。其盛为唐明所未有。然而有明社事，如娄东、金沙，几于门左千人、门右千人，众亦不后于太学。自辛未至辛巳，举天下文武将吏，朝右士夫，膠庠子弟，就娄东门下者几万余人（姓名俱载金匱人会吊门籍）。然颇务声气，事标榜，遂搆复社党籍，而咸非今日所谓大学堂者。大学堂制，盖类古太学。顾太学以其名，而大学堂所制业，则务其实，立表示信，钟动学者曹进，分科受业，均新旧学，课其殿最积五年，毋旷毋辍，而皆竟其所业以去。呜呼，难矣！天下方多事，客我者鳞集吾宇，登堂求噬吾馘。吾国之士，非资忠履义务学以与之抗挠，势岌岌且弗保，顾

不治新学，徒慎守其门宇，而将以祛客，客将愈求进而无艺。故国家日励士而盛资其学，即欲以所学淑天下，于是立师范之科。今诸君各怀宿学归，率其乡与州，所责亦滋重矣。纾不学，辱侍诸君之后，感诸君义能爱其曹，并能以奖育后进为己任，即欲进说于诸君，亦莫审为辞，谨袭昌黎之送石先生者，为诸君祝曰：天下惟有国之人，始伸眉与强者耦。愿诸君诏学者念国，毋安其私。又祝曰：覬成非成，惟力之贞。愿祝君勿以慧钝，区学者，慎牖其衷，而本之以诚。又祝曰：愿郡将连帅，勿梗诸君事，各抒其所蕴，播其州。州之秀民，咸悦豫与先生游。又祝曰：振困起儒，惟相与师。师道获昌，善类遂多。愿诸君扶植释弱，而同进于道。

图既成，广不逾二尺，不能加吾文于其上，别具纸书之。诸君各有诗韵文辞，悉入此卷。浙江张公为之序云。

（《林琴南文集》，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）

【林纾】（1852—1924），字琴南，号畏庐，别署冷红生，福建闽侯人。光绪举人。1902年曾任译书局笔述，1910年任京师大学堂经文科教习。

我考进母校的经验

俞同奎

我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。虽在校只短短的一年，但是却由校方派去国外，继续求学。民前二年回国，又由校邀我担任教授，直到民国九年，教育部要我担任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时为止。以后还继续任讲师。到民国十二年，工专筹备改大，实在无法再兼教书，方完全脱离关系。我和母校历史联系，可说是万分密切。这一次五十周年纪念，胡校长要我写点东西，我的幼年日记及可供参考的资料，都在二十七年南京沦陷时遗失，实在没有东西可写。只好就记忆所及，略述当年作学生时一切琐碎经验，勉强交卷。

庚子第二年年底，光绪帝及慈禧太后由西安回来，因被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吓怕了，所以赶紧恢复戊戌旧京师大学堂，替维新面目，擦点脂粉。十一月回銮，十二月就任命张百熙作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，筹备开学。我那时在苏州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第二年春天海河开冻后，马上由海道赶来北京。哪里知道内部虽在筹备，外面却没有招考消息。只好在东城某旗人家，暂作糊孙王，苦守好几个月，直到十月底，方有机会打进天宫，搬住那时所叫的公主府。

当年风气闭塞，学校程度幼稚，固无可讳言。不过张百熙先生思想甚新，他又能延揽许多头脑较新的人物，参合中外成规，编定学制，虽号称大学，是希望将来成为最高学府，当时倒不是勉强凑成班底，马上就唱似是而非的大学戏。他的宗旨，先造就一班师范人材，以储师资。青年有志的官吏，亦容许他们接受新教育，预备青

黄不接时代的任使。当时国学教师，都是海内知名之士，教科学的教员，亦慎重选聘，借用客卿，倒不是流氓商人混饭吃的一流人物。招选学生，以国学和东西文有根底者为取录标准，以便容易研究科学。校中所授学科，虽不太深，但却是择要急速深进。我虽在校短短一年，但后来到英国考进大学，亦受母校预备的益处不少。

马神庙的公主府，现在变动很多。当年形状，不妨一述。现在化学实验室，从前是两层过厅，为职员办事处。大礼堂和后面一层大殿的东西屋，都作教室。后面大殿，旧称公主寝宫。寝宫的中厅，祀至圣先师孔子神位。因为我们这班学生，在那时代的眼光，都是外来的邪魔恶道，必须请孔老夫子出来镇压镇压，所以只好讲他老人家暂时屈尊，替公主把守寝室。期望并在这一间厅里面，宣传“圣谕广训”。寝宫的后边有两层平房，作仕学馆学生的宿舍。再后面的楼房，相传为公主梳妆楼，大约因为是公主，必须有这样的设备，一半出于想像的。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。现在东院大楼房，那时候是南北两座宿舍，称为南楼北楼。师范馆学生都住在这两座楼里面。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，亦略有盘杆，天桥，秋千，种种设备。南楼的南面就是大饭厅。这一类的房子都不是公主府本来面目，是后来添盖的。

五四运动系抗日运动，京师大学的时代，亦有一幕轰轰烈烈抗俄的运动。事实是这样：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变起，俄人以兵占据东三省及山海关、营口、新民各铁路。二十八年和议成，奕劻王文韶与俄使雷萨尔签订中俄东三省铁路交还条款，有很多损失权利的地方。在我们学生眼光中，自然大不满意。于是我们联合两馆同学，开会提出抗议，激昂慷慨，要学古代太学生一样，“伏阙上书”。学校里面自然有许多钦派的特务工作人员，赶紧去报告慈禧皇太后，说，“一班学生都要造反”。那拉氏大怒，以张百熙先生压制不力，加派一满人荣庆为会同管学大臣。风潮仍没有平息，刚好两湖总督张之洞来京，又派他来学校视察，希冀他整顿一番，能压服我们这班

革命分子。那时候一部分激烈的同学，主张一致退学，不愿作奴隶学生；又有一班人，以为我们退出，更没有主持正义之人，不如利用此为根据地，更利用他们聚敛所得的民脂民膏，资送我们一部分学生出国留学。一则可以呼吸自由空气；二则亦可培养革命基础。校章中本有“毕业后选派出国造就师资”条文，同学遂据此要求，以为毕业后选派，“远水救不得近火”，不如目前即送出国，则真正大学开锣时，这班人回国已可担任教师。张百熙先生本为维护我们最力的人，竭力促成这一件事，在那拉氏这一方面，亦以为这班捣乱分子，应该让他们快快滚出国门去，乐得耳根清静，因亦照准。于是校中乃考选英法德俄日语言文字略有根底的学生三十余人，分送出国。这是北大第一次派学生留学东西洋的历史，亦即是北大学生争取自由的第一幕。

当年我们的政治常识，都是偷偷摸摸，由片纸只字禁书中得来，自然不甚充足。但是对于朝政得失，外交是非，和社会上一班风俗习惯的好坏，都喜欢研究讨论。有几位特别能演说的同学尤喜作讲演式的谈话。每天功课完毕，南北楼常开辩论会，热闹非常。高谈阔论，博引旁征，有时候甚至于争辩到面红耳赤，大有诸葛亮在隆中，抵掌谈天下事的风度。果然，“蛟龙终非池中物”，后来所谓交通系、研究系、安福系，以及云南起义、广东护宪，都有我们同学参加，且都是重要角色。极右倾和极左倾人物，无所不有。至于在司法界、教育界、财政界以及某界某界有所建树者，亦有多人。这班人是非功罪，可以不谈，不过他们各有主义，各有政见，不是庸庸碌碌的一辈人，却也值得称道。蔡子民先生长北大时，人材称盛。学者之外，有提倡小脚的辜鸿铭，有专谈性学的张竞生，就是讲社会革命的人物，亦无不兼收并容。京师大学堂人材，却亦五花八门，无所不具。北大称为伟大，大约就在这一点。

满清政治虽然腐败，但对于初期的大学生，却也十分优待。我们不但不交学费，并且由校供应伙食。每餐八人一棹，六菜一汤，冬

天则改为四菜一火锅，鸡鸭鱼肉都有。有所谓堂提调者，就是现在舍监或庶务科长这类职员，跟我们在一处吃饭。如果饭菜不好，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，惩罚厨子，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。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某样菜偷工减料，堂提调大怒，叫来厨子，罚他长跪在饭厅阶前，后来反是学生替他求情，方才饶恕。我们每月有月考，名列前若干名者，都有奖金。数目虽只数元或十数元，但我们大半都是外省来的穷学生，有这笔进款，月间零用，始有着落，有时还可以约二三同学到前门外听听平剧，吃吃小馆。衣服自然是自备，但每人冬夏各给一套操衣。着操衣时脱去长袍马褂，作军队装束，自然感觉新奇。所以那时候对于兵式体操，很感兴趣。虽然每人仍拖一条猪尾巴，不过短衣窄袖，自愿亦以为有“纠纠武夫”气概，大可自豪。每天破晓，操场上就听见“向左转”“向右看齐”各种口号。虽朔风凛冽，大部分学生倒也并不偷懒。记得有一次体操后接着就要祭拜孔老夫子，职员们都衣冠齐整，翎顶辉煌，领导我们行礼。我们本该换衣服，但大家懒于这样作，就短衣一拥进去，参与典礼。孔老夫子那天如果在家，一定要气破肚皮，叫他的徒弟“鸣鼓而攻”我们了。又有一次集体到东城照相，约定排成队伍前往。那时候学生游行，尚不多见，这一列学生军经过东华门大街时，两旁铺户，都觉称奇，男妇老幼，一齐拥出来，观看热闹，一班顽固的满汉朝臣，亦即因此“谈虎色变”。

那时候的学生对于科学，自不敢说有精深研究。不过国学有桐城派大师吴挚甫先生主持，讲学之风，盛极一时。吴先生不久病故，由其弟子张鹤龄先生代替。其他杨仁山、屠敬山、王瑶舟诸先生，都是当时颇颇有名的人物。职员中如于式枚，如蒋惟甫，如李家驹，如王仪通，如袁励准亦都是积学之士。编译局人材更多，严畿道、林琴南、罗棫东、魏聪叔都是近人所知道的名士，统在网罗之列。同学中国学有根底者本来很多，再在各名教授熏陶底下，后来成名者亦有不少人。在当时更有一样好现象，无论中外教师，无论大小职员，都